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 目錄 卷首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吳䑛棻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周紛

經部三

詩序補義目錄

詩類

魯頌

商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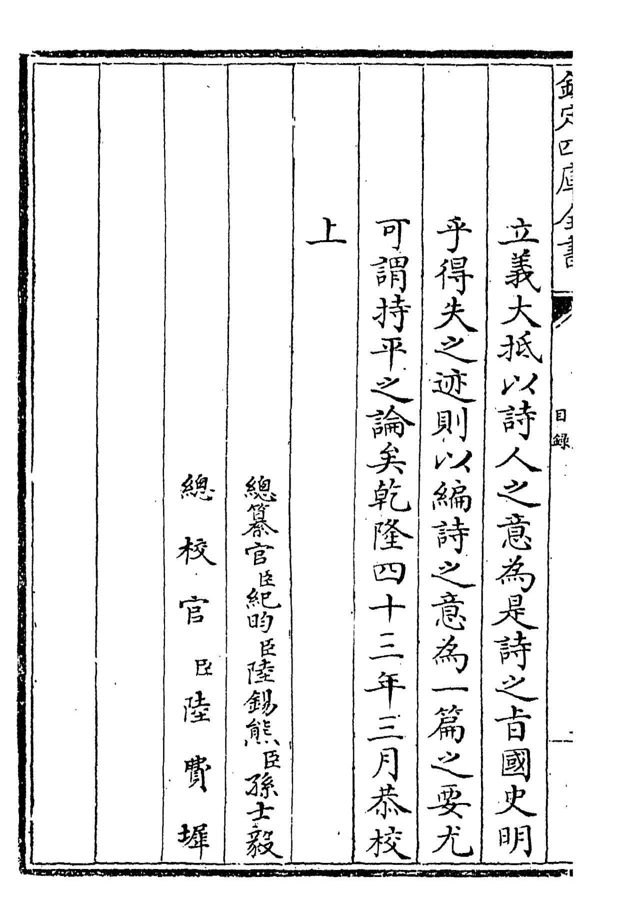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詩序補義二十四卷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號白巖象山人官石泉縣知縣是編用蘇轍詩傳之例以詩序首句為

國史所傳以其下申明之語為經師所加謂之續序亦謂之後序但轍竟删之炳璋則存其原文與首句中離一字書之以示别耳其

大意以講師所加多不得原序之義故往往
詞意乖舛為攻詩序者口實因辨别其文闡
首句之旨而訂附贅之謬故命曰補義其論
江有沱謂古者嫡媵並行無待年於國之例
然春秋伯姬歸紀叔姬歸酅實非一年之事
未可斷其必無論魯頌謂用天子禮樂自古
禘莊公始見於經斷以為僭自僖公然呂覽史
角之事雖出雜說而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註

謂前此用八故曰初獻是已在隱公時矣是
皆過於考證轉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論野有
死麕以尨吠為喻之類亦失經旨要其恪守
先儒語必有據而於廢序諸家亦置而不爭
不可不謂篤實之學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
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為婦人思君子凱
風為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為刺宣
公凱風為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



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為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為一篇之要尤可謂持平之論矣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序補義卷首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綱領

序稱大小古無是説也唐陸德明云舊説起后妃之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謂之大序是分一篇為大小序已啓朱子離篇之始程氏大昌云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謂

小序者古序也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衛宏語也范氏處義云小序一言國史之所述也小序以下皆大序亦國史之所述也按諸家以詳畧分大小於義無害獨鄭氏樵以名篇二字為大序以下為小序其說最謬朱子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為大序引以冠經餘首尾之文及各篇之序謂小序此又以總論綱領者為大序而以分著各篇為小序也

沈氏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

公合作或云小序是東海衛宏作成伯瑜詩說關雎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梁昭明亦云大序是子夏全製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切初句耳按諸說當以程子之說為允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蓋夫子慮後人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求户也又曰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國史得詩以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學者之辭也是以首篇為

大序夫子所作而衆篇之首為小序國史所定也張子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蓋指小序以下之續序及大序中憂其進賢不淫其色數語也今從程子之說以首篇為大序每篇之首二語為古序其下學者之辭為續序亦曰後序與古序離一字庶幾無魚目之混

攷序者以序為毛公衛宏所作尊序者以序首二語為孔子所作皆非也蓋序者國史之題辭有詩即有序

序在孔子之前假樂序云嘉成王也中庸曰嘉樂君子左傳亦曰嘉樂君子知左氏子思之從序矣孟子論小弁曰親親仁也盖以宜臼之傳述宜臼之言為得親親之仁也若平王忘親戍仇安得有是詩又安得以為仁故朱子註孟子亦改集傳從序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非序何以論其世何以知其人知孟子未嘗不讀序也古序為國史定論詩學之津梁集傳集諸儒大成取士

之正鵲巢傳未安寧從古説黄東發云晦庵古説學者參之

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為婦人思君子凱風為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為刺宣公凱風為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為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為一篇之要

鄭漁仲説詩往往自相矛盾如云武帝時毛詩始出自

以源流出於子夏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晉魏有左氏國語孟子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又云序謂變風出於情性止於禮義此言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

義自防也其推尊序傳至矣至其作辨妄一書力攻
古序殊不可曉
序言簡而該旄丘曰責衛伯細味詩言皆責字之意也
擊鼓曰怨州吁細味詩言皆怨字之意也序以一字
括全篇者多類此
序言隱而彰綠衣日月終風三詩皆言莊姜傷已也續
序者誤出思念州吁認賊作子倫理俱亡細心繹之
乃知綠衣傷已不得輔君子成内治也日月州吁之

亂傷已無以致鄰國之見正也終風傷已不能討賊也詩義自明序但引而不發

序當於無文字處會之靈臺序云民始附也承上章伐崇之事蓋既伐於崇作邑於豐遂作靈臺於崇地而見其民之歸心也噫嘻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豐年序曰秋冬報也郊以祈穀至秋冬而報之也祈必有報禮之自然也

善會序意者莫如毛公然傳亦須於無傳處會之如父

母孔邇父母二字無傳知其意之不指文王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日月無傳知其意之非喻夫人與妾也

續序雜畄支離多與古序相戾蘊子由錢文子盡删去之然續序於芣苢云和平則人樂有子於汝墳云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於采蘩云夫人可以奉祭祀於羔裘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其所以發明首序之意者不能更僕懲羮吹虀毋乃過正

衛敬仲後毛公百數十年續序中有為傳所依據者則講師舊有之說非敬仲倡之也其傳所未及而續序有之則敬仲之說也漁仲不得槩云序為宏作矣

王氏栢云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八篇參之孔壁所藏又二十有五篇其亡失猶有四十餘篇余不知詩之為經藏於何所乃如此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此之的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特詆序并亦刪詩不知詩為學士之諷咏工瞽之絃歌非他經可比夫以詰屈

聲牙之今文伏生猶能誦之況詩之有聲有韻者乎魏武時猶有東漢雅樂郎杜夔能奏騶虞伐檀鹿鳴文王四篇況在西漢之世乎魯齊之果於自用亦甚矣

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此馬氏端臨之說也書序且無暇論若雅之序廢則朝會燕饗受釐陳戒之由不明頌之序廢則郊禘祈報巡狩祭告之禮不著似雅頌之序

尤不可廢

齊魯韓三家皆無詩序而專門師授各自為說隋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然三家遺文賸句猶散見諸書乃闗雎並謂刺詩豳風不登七月則大槩可知也

范家相曰諸儒以樂之非雅者為淫聲故子夏以宋鄭衛齊皆淫於色而宋本無聲是皆鄭聲也非謂鄭風即為鄭聲古之作詩未必無邪心夫子必不留之以

貽來學何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大學之教禁於未發之謂豫鄭聲之淫夫子既必放之何删詩猶存其什詩存而聲亦存是未嘗放也同車遵路蔓草狡童如謂淫者之作不特立意鄙褻辭亦一覽無餘惟有序則美人香草各有指歸體骨既高風情自遠屈宋可作衙官矣聖人録此垂教豈偶然哉

馬貴與謂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當矣惟桑中究然淫者

之言蓋述其言暴其惡而不可以辭害志也如以辭則四牡類乎怨上采薇出車類乎苦役正雅猶然况風乎况變風乎

衛風之淫至刺宣姜而極齊風之淫至刺襄公而極蓋君臣父子之倫澌滅盡矣而鄭風固未嘗有此也班志惟指出其東門溱洧二詩以徵風俗之淫夫子何獨云放鄭聲知夫子所放者别有一種淫哇之曲謂之鄭聲耳非此二十一篇之詩亦非此二十一詩之

聲也說見鄭風

無邪可以蔽三百漢儒以為詩人之思無邪朱子以為學者之思無邪如朱子之說當云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令但言詩三百恐漢儒之論正不可

廢

康成立意尊毛故不曰註而曰箋而每與毛相左由其泥續序之言遂失古序之旨然拾遺補闕為毛氏之功臣毛傳之行箋為之也昔人云讀詩未到康成處

不敢高聲論聖賢正謂此爾

古人註書但釋字義其意旨所在聽人自會傳箋之所以簡勝也孔穎達承詔旨作正義述毛申鄭不憚辭費其据摭羣書該博曉暢使人讀一經而得十三經之用則孔氏之功也

詩序補義卷首

詩序補義卷一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詩國風

舊本言毛詩國風陸氏德明云詩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别之或云大毛公加毛詩二字或云河間獻王所加孔氏云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按易稱周易以文王周公孔子而名傳不得擬

經故書不稱伏詩不稱毛尊經也

或曰孔子删詩乎曰然然則古詩三千仲尼删之為三百乎曰史遷言古詩三千信有之而云删為三百則非也古者自朝會燕饗以及陳善納誨皆有詩令太師歌之為君德之助而閨門里巷勞人思婦亦莫不以詩寫其性情采詩之官復陳於天子以考見列國政治之得失其所傳何止三千哉今所載正雅美文武成王而無康王之詩變雅刺

幽厲而夷懿以下無雅殷室三宗而太甲獨無頌
衛有康叔齊有太公丁公陳有胡公唐有唐叔皆
始封賢聖之君而諸風無一詩及之豈得云古詩
之舊哉然則三千餘篇古之全詩也東遷而後西
京文物蕩於兵火且更歷數百年守缺抱殘旋復
遺佚故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僅存其
五則此三百篇非即古詩之舊曉然也詩既散亡
存者又殘缺失次夫子自衛反魯乃取而刪定之

為三百十一篇有斷簡賸句不成片段者則去之如史傳所引用一二言是也有美不足法刺不足戒者存之恐為後世人心之累亦去之如唐棣之華是也可知衣錦尚絅素以為絢未必鄭之丰衛之碩人也誰能秉國成詩本無能字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詩本無于字皆學者諷詠之訛豈必篇删其句句删其字也哉不然詩為樂章而删其一字一句不足以入音律矣則歐陽氏之説非也

堯夫謂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有五不知季札觀樂時已歌十五國風矣其說亦非也然諸儒云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則又未敢信也彼謂於禮刪采齊則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於射刪貍首則天子有節而諸侯無節於燕刪新宫則歌有詩而管無詩其說固然然周衰禮廢至戰國而皆去其籍此數詩者或逸於刪詩之後未可知也不得據為未嘗刪詩之證矣夫逸詩之見於左國二

戴呂氏春秋晏子春秋國策韓詩外傳說苑家語漢書注及諸子所引用者多矣而謂皆逸於孔子之前而孔子皆未之見也可乎故謂三百為成數而所餘不止十一篇說可通也謂古詩止此三百餘篇不可通也謂孔子删去者必少於三百篇之數其說是也而謂孔子本未嘗删詩其說非也

程大昌詩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南雅頌為樂詩十三國為徒詩不入樂今考季札觀樂工歌十五

國風詩無不入樂者陸元輔曰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表記兩引國風程氏憑臆妄決難免穿鑿之譏矣

何氏楷世本古義詩之名風有三義其一者繫乎土五方有性而百里殊風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其一者本乎上上之人身先之淑慝政教之隆汚感焉漸焉猶風之吹物入物於是乎雅俗乖和其形於謠詠而成風大序所謂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是也其一者辨乎體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雖不類而體則一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託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常超於言辭之表大序所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是也

按十五國風之序周南台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見於左氏者夫子未删以前之次第

也若今詩所編則删後之次第也以聖人手定之次豈無意乎阜氏爾康之硜諸說當矣及其自為之說亦不可行也謂邶鄘衛為西周之國則衛已東徙謂其詩多西周之詩魏檜二風詎非西周何以獨後謂惡衛先滅邶鄘故恕鄭之滅檜何以滅魏不并恕晉衛先於王以王風等於侯國衛為康叔之風繫晉而長參齊秦而覩故丑二南而長列國夫後世縣蜀一隅習鑿齒猶還漢鼎考亭祖之

著於綱目王何以後衛衛雖懿親詎得以先王至云聖人編詩大桓文秦穆之功又以聖人親商而踈魯皆其論之甚頗者也不揣固陋以意逆之而為之說二南繫之周召首十三國文武之治之託始也微子脩其先王禮物作賓王家而不臣宜次宋而宋無風衛朝歌之地紂故都也元城劉氏曰王都而外宜次朝歌然邶鄘為衛所滅先邶鄘不與衛之滅邶鄘也班固地里志邶武庚所封國先

邶猶先宋矣蓋夫子作春秋宋先諸侯而於詩邶先列國體先王庸建上公之制與滅繼絶之心也二南不次以王何也以先朝而擬諸昭代則大一統為尊以共主而擬諸文武之制則先朝為重故王不先邶而次於衛也然而聖人於此有餘憾矣申侯發難犬戎弒王秦晉鄭衛皆有勤王之師而老成練達素協人望莫如衛武公倡義率先復君父之讐正申侯之罪則三國皆為我用東諸侯寧

無忠憤激發者哉真再造之功也何以立君之外了無餘策至平王十三年而就逝奄有邶鄘脩爾車馬將安用乎大抵此時人心雖戎而德申猶毋而忘父申侯方挾天子以自重投鼠忌器勢不可以驟為而檇王奸命復煩諸侯之力故雖武公之賢不能昌明大義與召虎方叔爭烈而周東矣夫子於王之次衛而不能無餘憾者此也東遷之後號令何以不行鄭武相平王東周政不聞恢復自

强之謀坐収十邑之利至於寤生射桓王中肩王師不敢再出鄭為之也於是齊桓創霸而天下朝齊矣故次以鄭以齊蓋聖人編詩與作春秋不同春秋亂世之書也臣弑君子弑父有能尊王討亂賊姑取之故嘗恐天下之無霸也詩文武成王之書王道之大也宣王入於變雅十三國為變風其例嚴矣而盜天子之大權為摟伐之私計則深惡之懼後世之無王也魏先於唐以魏為晉滅且不

與晉之世伯也晉為世霸而天子大權又世歸之
晉由此任好繼起力爭中原周益不可為朱子云
讀其詩駸駸乎有并八州朝同列之槩焉夫同此
豐鎬故都文武居之譪然禮樂之風而周以興秦
居之悍然強猛之氣而周就滅此夫子所以深惜
周轍之東遷也其餘如陳則大於檜曹曹後亡檜
先滅三國以是為次終之以豳者亂極而思治也
嗟乎五伯迭興小國困敝使能如周公足以撥亂

反治以紹二南夫子欲為東周即此志也檜為鄭滅何以後於鄭據史記則桓公言於王而檜虢獻其十邑據國語則鄶仲貪冒悖隣武公舉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皆有王命也去古已遠諸說紛如為詳十五國風之次序如此而未必其有合也

周南

鄭譜云周召岐山之陽地名張守節史記正義大王居周原因號周劉熙釋名周地在岐山之南其

山四周也皇甫謐云周召之地共名周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文王遷豐爲旦奭之采地旦居周故旦爲周公奭居召故奭爲召公周召之名蓋取諸此李迺仲乃云紂猶在上文王豈可擅分地予人不知地爲境內命其大夫主之安得以爲僭可知周召對舉則周乃岐陽之舊名而非後來之國號也武王有天下周公封於魯召公封於燕二公留相而周召之名終於不改蓋元子就封而庶子則仍

居采地故周公名公至宣王之世猶有共和之政迨王室既東而周名食采又在東都而非昔之故地矣若夫分陜之事據史記燕世家在成王時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公羊傳云自陜而東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名公主之康王之誥云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註云名公蓋西伯畢公則繼周公為東伯也是周公所轄者為東南之域名公所轄者為西南之域也

南國何以繫之周名有以周公治內名公治外言
者則漢廣汝墳詎非國外何以繫之周南有以分
陝言者則周名皆岐陽地何以名南無國中之詩
按內外之說以作詩之時言之蓋文王時周公治
內名公治外也分陝之說以編詩之時言之蓋武
王成王時周公主東南名公主西南也二南文王
之詩其時侯國也然受命之王不得與諸侯同周
公編詩釐定樂章以文王之世已治內而名公治

外故以國中之詩繫於已然文王之化自西而南但言國中不可以南稱也故以采得於荆之漢廣豫之汝墳皆東南之域為已今日所轄者皆繫之於周南名公諸侯也行文王之政於南國故以南國諸侯之詩繫之召南而江沱之采於梁何彼穠矣之采於雍梁之間皆西南之域為召伯今日所轄者亦繫之於召南焉周召之化即文王之化也說者疑於周公掠文王之美豈其然哉然則周召

之名以人言之不以地言也故序曰繫之周公召公如云周南得之周召南得之名則周召皆岐陽之地豈二南皆岐陽之詩乎二公東西分陜必有界限今亦無所考矣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箋云三百一十一篇詩是作者自為名朱子曰后妃太姒也序者蓋追稱之

關雎為十五國風之始夫婦為王化之始天下之夫婦正而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皆託基於此此大序一篇所以綴於關雎之下以為全詩之綱領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從風字推出風教二意為全序主腦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上以風教被物下承上之風教而發之為詩此只釋

詩序之義下文乃詳言之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所謂風以動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

所謂教以化之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詩者感上之風教而成者也而先王即取以為風教之助先言以經夫婦詩首關雎之義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鄭氏樵曰程氏云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風之為言有諷諭之義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如憂心悄

悄慍于羣小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朱子曰六者之序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按凡和緩不廹主文譎諫皆謂之風正風正雅中皆

有之不獨指國風亦不獨變風變雅也玩下節自知

六義惟風之用微而善入其功最廣故抽出言之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上之所以動之化之者不得其正而下之感被亦無一道同風之美於是變風作於列國變雅作於王朝而詩道一變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

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言國史明乎當時得失之事迹知其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失吟詠性情以風刺其上故采得衆篇命瞽矇奏之以救當時政事之失為風教之助也不言變風變雅者蒙上文之辭也舊俗先王時之風俗也

故變風者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獨舉變風者以變風之止於禮義尤隱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此言風雅皆本一人之風教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政有大小亦舉其大槩言之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此風教之極治功之成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是謂四始結上文以起下二南爲風雅頌始關雎又

爲二南始之義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

歸到風教上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閨門者風教之始二南者風教之基故下文又申明

關雎之義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以下當云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是關雎之義也漢儒以詮觧之語竄入本

文反致舛誤盖毛公以前皆以淑女指后妃至鄭箋

以淑女為三夫人以下創為后妃求淑女之説此憂

在進賢等語正同鄭箋意蓋東漢學者所增非孔門之原本也

關雎之美后妃俱在形容不盡愛慕無已中傳出序曰后妃之德也一言盡之矣諸家誤解集傳于其始至之文謂后妃自處子初至時有幽閒貞靜之德無情慾宴私之意夫渭涘初設朱幘方臨荀所稱良家女子稍知姆訓自必端好自持何足形為歌詠始至云者乃太姒來嬪之一二年宮人深被其德故作詩

以美之朱子亦云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不覺形容歌詠如此則知始至不指成禮之日矣

一章摯而有別在后妃只和敬二字又只一淑字大意言后妃之德足以為君子之善配但見其雝雝在宮和而且敬如雎鳩之和鳴相應於河洲之上也女對婦言則女為未嫁之稱易曰女子貞不字是也若對男子言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也此淑女對君子已指太姒為婦時矣詳味興語亦指現成夫

婦如云初嫁則和鳴相應說不可行

二章釋言云流求也朱子云順流求之得不得未可知也下章興既得始及采之言之序也左右與佐佑義同蓋太任采荇菜供祭而后妃助之也若云上下無方恐於筆之有礙

史記文王在位五十年九十七而崩其嗣位當在四十七歲而大戴禮云十五歲生武王前又生伯邑考大紀稱昌為世子娶於有莘曰太姒則文王親迎之

時正王季在位之日詎煩宫人之求淑女思之而至于寤寐反側也而金氏據偽竹書武王五十四而崩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因謂大雅文王初載為即位之初年以為淑女必待宫人之求不知宫人原無求女之事也然則孰求之葢太王王季求之而宫人至今聞之也文王生有聖德太王因廢長立少以及文王雖泰伯仲雍遜荒不顧其為文王擇配其難其慎聖德間世而生必聖如文王而後可以為大王之配

世豈易有其人宜其寤寐不忘此事也思服者思之著於胸而不能去蓋絶大艱鉅皆不足為文王憂而所憂惟此悠哉悠哉徹前徹後無一不想到而恐其願之無以相副以至輾轉反側於衽席間耳夫子不曰憂而曰哀哀者憂之極而深慮其無以得也后妃廟見之後一二年間太任采荇菜后妃嘗左右采之無不知其聖德同聲交慶以為從前思得如此之淑女今果然有以遂其求矣文王得呂尚曰吾太

公望子久矣因名為太公望與詩意畧同皆追叙之辭也

三章同志為友言與文王同心一德渢渢乎鼓瑟鼓琴之好合也樂不指文王上而祖父下而宫中府中歡欣融洽洋洋乎考鐘擊鼓之和暢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本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本

漢儒引此詩多以為刺列女傳曲沃負告魏哀王云周之康王夫人宴朝關雎起興前漢杜欽云佩

王宴鳴關雎歎之李竒謂見於魯詩後漢皇后紀序康王宴朝關雎作諷明帝詔云應門失守關雎作諷楊賜傳云周王宴起關雎之人見幾而作韓詩關雎刺時也史記亦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作於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張超誚青衣賦康王宴起畢公喟然感彼關雎性不雙侶朱子云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周公制作時已有

此詩其非出於康王明甚鄭氏樵云關雎作刺是賦其詩以刺之此可以通諸說之窮

葛覃后妃之本也　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事字下疑有及其嫁也四字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季氏本云葛覃太姒自治葛卑而欲歸省其親也

內治之本在於勤儉孝敬序言后妃之本大義了然此國史所題聖門所傳者也以下多屬贅語在父母

家數字尤無謂凡史所載躬履節儉躬紡織澣濯者
惟王后貴人始以是稱之未有處子在母家而稱躬
儉節用者且上下語氣絶不相蒙竊疑女功之事以
下有及其嫁也四字傳本脱去遂致文理難通
一章后妃始往治葛也以盛言之曰萋萋以容言之
曰莫莫非萋萋為初夏而莫莫為盛夏也萋萋之葛
黄鳥止焉于飛者人衆驚之而于以飛起也鳥飛而
集于叢木之處已遠於人故喈喈而聞於治葛者之

耳也何氏楷謂后妃但親董之不必親自治葛不知古人風氣醇厚太姒率其宫嬪親往治葛無可疑也萋萋之盛治正及時喈喈之音助予作息真樂而忘勞矣此實情實境也

二章上章是初往刈葛此章則歴叙其治葛之事也多少治葛之勞只一是刈是濩盡之多少組織之勞只一為絺為綌盡之歸到服之無斁正如老農舉箸深知盤中飱皆從辛苦來而儉德可風已悠然見於

言外

三章傳以言告師氏爲我受告師氏而下文言告作我師氏之告語甚費力集傳告於師氏藉以言歸詞意既順而不敢自達義亦正大又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正無斁之意

沈氷壺曰葛生蔓延相及而女子遠於父母嫵於節之誕矣黃鳥好音相慰而女子曠隔通問嫵於音之睽矣發端即注歸寧弟女紅忙迫故迨絺綌就緒而

後係及之耳

葛覃三章章六句

三家以此為康王時詩而黄氏櫄詩觧謂詩在父母家作以章末兩歸字為于歸之歸皆不可信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東萊吕氏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婦人之志如

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轑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后妃何志志在體恤使臣也自續序者不一其人辭意累重朱子遂改為后妃思念君子夫思婦而稱其貞靜專一者以世教衰微閨門無禮而君子于役乃能甘心首疾而形為詠歌故聖人樂予之列其辭於變風豈聖后合天地之撰侔神明之德而下等於尋常

閨思乎竊恐古序之不誣矣

一章後序泥左氏强入求賢審官以懐人爲文王所懐之賢人遂致前後扞格不知懐人猶云勞人蓋行役勞苦而感懐之人耳嗟我懐人猶云哀我憚人也下章維以不永懐正此懐字如懐人必爲所懐之人將思婦亦爲所思之婦乎七我字一例皆代使臣我之也　卷耳易求之物猶不盈筐况人才難得乎而尤當恤者使臣也使臣若曰嗟哉我懐人亦君之臣

也何獨寘我於大道中而馳驅不息耶蓋述其言以恤之也不曰行而曰寘由君寘之耳周行大路也初出郊圻驅車道左已覺君門日遠矣由周行而崔嵬舍坦道而山行也由崔嵬而高岡山之絶頂也由高岡而砠下峻嶺而復山行也立言之序昭然左氏以周行為列位不過借用如云當道要路耳小雅鹿鳴云示我周行大東云行彼周行皆可互證

二章崔嵬高山也較周行更況瘁矣則其感懷何如

吾知使臣若曰我姑酌彼金罍庶幾不永懷乎隤頽也虺隤象虺之伸頽然而無以縮故曰病也

三章高岡則崔嵬之極高處矣玄黄赤馬變而為黒白馬變而為黄勞極而色異也傷思也懷之鬱而黯然神傷也　三章三述使臣之言即末章一云字也四章前言金罍兕觥原是想其傷懷之時或者酌酒可以消憂然不能消釋也此章連用三矣字已是神疲氣竭光景懷人至此又將云何惟有張目遠望而

已君子所以體恤者當何如也篇中體恤懷人之意俱在言外

皇華遣使歛言車馬光華勉以公義作之於天朝也卷耳懷人極言車煩馬瘏恤及私情作之於后妃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按三家以為康王詩雪山王氏以為勞妾媵之歸寧又有謂文王遣使求賢者皆未可據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　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詩義補正后夫人之於衆妾常恐其上陵而思有以隅限之衆妾之於后夫人預料其妬已而思所以曲避之此恒情也樛木下逮葛藟上附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如此非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不能也

一章樛木興后妃葛藟興衆妾蓋興有正意在下二句者有正意即包括興處者此言樛木下垂故葛藟得以上附喻后妃逮下則衆妾皆得依託此意已包

括在上二句內故下但言文王之福履可矣君子指文王也

詩人取興原非泛設如蔦蘿之於松栢異體而同根故興王族之依託於王葛藟之於樛木異根而上附故興衆妾之依託於后妃

宮闈之內藹然和平聚順君子雝雝在宮茀祿爾康莫大於此不然聚怨名釁何所不至君子之憂方大豈能有一日之安乎故綏之在君子而致其安者則

后妃也

二章荒訓庇左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蓋藉之以自庇也若云葛藟能庇樛木則衆妾能庇后妃乎宮闈使之和順便是扶助文王之福履

三章縈者四面纒繞之意太和之氣溢於門庭則螽斯之慶麟趾之瑞皆基於此文王之福履於是全且久而無憾矣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后妃能逮下故子孫衆多而古序但言子孫衆多者承上篇能逮下之文也蓋螽斯者樛木之應也

後序螽斯不妬忌諸說言螽耳何不妬忌之有陸農師云草蟲鳴於上風蚯蚓鳴于下風性不忌一母百子故詩人取為不妬忌之況

詩人全篇要寫后妃不妬忌頗難立論因想到後一

層子孫之多則不妬忌可見猶恐實處寫之不盡因想到螽斯作一影子然螽斯之和集寫得不生動不足以形容后妃故以詵詵薨薨揖揖形螽斯因以振振繩繩蟄蟄形子孫之多中間輕著一宜字極尋常極歎羨而后妃之德悠然可會通篇惟螽羽子孫是實字其餘俱作形容唱歎之音集傳用貌字聲字意字精絶

嚴氏謂螽蝗生子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按此

詵詵只訓衆多小雅詵詵征夫是也集傳云和集是
揖揖之義非詵詵也振振羣飛貌魯頌振振鷺是也
薨薨集傳云羣飛聲齊風蟲飛薨薨是也毛傳云衆
多乃詵詵之義非薨薨也繩繩聲不絶也揖揖斂羽而
和集也蟄蟄盤聚而伏藏也詩人無一字不相鍼對

螽斯三章章四句

胡氏宏曰愚讀史至隋文帝獨孤后然後知婦人
之惡以妒忌為大也獨孤不獨妒文帝使不得有

異生子又妬及太子勇寵妾雲昭訓遂啟賊子廣簒奪之謀卒至宗祀滅絶生靈塗炭開皇之中天下户口八百九十萬唐興撫綏三十餘年至永徽初始及三百八十萬户耳吁獨孤一行妬於宫闈之間而滅天下之户五六百萬聖人删詩立周南之義教萬世后妃專以不妬忌為大美也意深遠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也

桃夭咏于歸之女子而序以為后妃所致者何也蓋后夫人正位中宮主持隂教勤儉孝敬化天下以婦道而國中女子遂人人有一后妃之德蓋太和所被凡所謂勃豀之習蕩軼之風已淘洗得淨而尚有未嫻姆訓者乎故當時六禮往來都是良家子女際少好之年得婚姻之正後此之宜其室家即可於于歸之日卜之也故曰桃夭者葛覃之應也不然于歸之

初賢何從見而詩人預知之乎

昏姻之期傳主秋冬箋主春夏各有所據集傳主箋

說以為桃有華正昏姻之時然二章言有蕡其實三

章言其葉蓁蓁則夏盡而秋矣豈自春徂秋皆婚期

耶衛風曰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孫御韓嬰皆曰霜降

逆女氷泮殺止似以傳為優馮氏復京名物疏辨之

最晰

詩義補正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蓋婦人固

有當於夫而不宜於家人者記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是也至於宜其家人則内外和而父母順所謂當於其夫者始不為燕昵之私矣

傳指一女子許白雲作三女子竊謂詩人只舉一物為興亦不必定在何時而此女值開花彼女又值結實也傳義為長首章宜字傳以色言者非艷冶之謂也和氣積中而後婉娩之容形於外如桃之和氣具而後其華盛也蓋女子于歸之始無不勉强自持而

容貌辭氣之閒自有流露不爽者不必遲之又久也故先以色言之次章傳以德言婉娩之容早已見之而其德又踰時而見其誠確如桃之有實也三章傳以形體言蓋之子年日以長德日以盛終始一致進而有加一家之人無不以為宜之子至此直是層層周到念念迴旋如花之有葉也

詩人無字不盡善非徒取叶韻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家室微有廣狹之分之子必先於夫婦居室

之間致其和敬而後能宜其一家故以室為重而曰宜其室家然宜家較難於宜室宜其家則室自宜矣故以家為重而曰宜其家室家就籠統說家人則分晰言之上下親疎無一不宜則宜家之至而室不必言矣故曰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兎罝后妃之化也　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賢才衆多而序以為后妃之化者何也后妃之德宜配君子而太和所醞為振振之公子女子被后妃之化皆宜其家人而和氣所蒸為賢才之衆多蓋相夫者有卷耳之志而毓德者成麟趾之休也或曰棫樸旱麓之詩何以不言后妃大雅朝廷之樂也周南房中之樂也故彼以為壽考之陶融此以為關雎之效驗義各有屬也夫周南之言后妃猶召南之言召伯非遺文王也言后妃而文王之脩身齊家自見周公

録此以為房中之樂朝夕諷詠以淑凡為后夫人者之德若曰賢才之衆多家室之和平皆於爾乎繫之必德如太姒而後可以輔君子治國中也邑姜殿十亂之末此之謂歟

一章肅肅傳訓敬是指罝兎之人葢所以為干城處呈於觀感之間直從赳赳處看他底裏肅肅處想其全身不專在兎罝也好德之人與德相感眉睫之間如相告語故有以得其賢或問朱子云兎罝詩作賦

看得否曰亦可故傳不言興正以其為賦體也

二章椓之丁丁正椓杙於中逵也椓杙時是方施之始見其肅肅施于中逵則既施之後又見其肅肅始終無間也好仇亦有德相配合始終無間意

三章不是既施中逵復還而中林蓋施之非一處也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中林幽隱之處猶之中逵之肅肅不以隱顯異也故可以為腹心于中逵先視其椓杙蓋聞其聲而後視其事也繼視其張罟又視其

人又從中林視之是遂中瞻視次第
連說赳赳武夫非無意也蓋人君命將出師必取强
武之人以為心腹恃功而驕悍然跋扈甚而縱敵以
取重殺降以邀功古今一轍即始終臣節而心術未
純如周勃之安劉幸而成事世勳之助唐幾移社稷
有才無德大是害事詩人於罝免者繄然望之一段
雄偉奇崛之槩知是將才而靜叩中藏知其忠有可
倚足以為腹心之寄也公侯得若人則折衝禦侮之

臣即股肱心膂之任而免死狗烹無因至矣傳每以用武言是從赳赳看出真善於體會說者翻云不必說到剄勇極力(衛)護非也

兎罝三章章四句

墨子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西土服胡母輔之謂閎夭樵於山與獵者爭路被執纆以兎網文王救而得解朱氏謀㙔詩故文王治於岐四方無侮武夫無所効其用相與從事罝網以消磨

其壯心姑識之以廣異聞

芣苢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此言后妃之美而詩人意中何嘗有此意序周南者從采芣苢上想出樂有子又從樂有子上想出家室和平因從和平上想出后妃之美來葢春時百物欣欣向榮問其故物不知也識者從他一段芳菲自得處想見化育流行無不徧滿是詩當作如是觀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是佚遊氣象纖纖女手可以縫

裳是蕭瑟氣象有女仳離嘅其歎矣是愁苦氣象一

張一弛王者之道女紅之暇人樂宜男詩人口中一

片游行自在正是王民皡皡

一章傳曰采取也有藏也其取之則二章掇之捋之

也其藏之則三章袺之襭之也首章已統冒全篇

二章以其子可治產難故云取之者取其子也如云

掇其穗捋其子則本草采穗采子各不同時

傳云芣苢宜懷妊言能使之易產唐本草又增宜子

疑附會

三章一手執一手可采故下復言采采襭之則芣苢已盈可歸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按王氏肅云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未知所據

燕禮有房中之樂鄭註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

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是房中竝歌二

南二鄭於禮淵源有自王氏悖之非也劉向列女

傳以為宋人之女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

嫁之女不從乃作芣苢之詩韓詩亦曰芣苢傷夫也芣苢雖惡臭乎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之而不去補傳云向之說出於魯詩今芣苢非有惡臭而宜於産子魯詩不足據也王氏應麟詩考辨命論云顔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則遂以芣苢比惡疾矣詳蔡人之妻因説母引芣苢之詩以自況不必始作於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為周南乎

漢廣德廣所及也　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王氏志長曰漢廣四語氣象宏遠神理深微商季淫風未殄闔雎化洽頓令漢濵游女靚面有難犯之色采風者推厥所自恍見王風過化存神難以思議真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反覆長歌此其所以謂之風也不然游女既不可求而見者獨流連低回則是篇乃後世高唐洛神一流文耳何以為

周南乎

此序可疑甚矣詩以首句名篇此獨提出漢廣二字漢廣江永據集傳是比游女而序云德廣所及又似江漢比德廣者然夫以江漢比德廣則民間出游之女似不足以當之矣蓋序固明明以江漢比文王之德化也漢之廣猶云德之廣也所及及於江漢之間也江漢之源自西而南亦猶文王之化自西而南也如是則江漢為主游女為賓故不以喬木弁首而以漢

廣名篇耳　游女及于歸之女皆被化者也文王主持風化者也詩人于被化者見其德之可欽可羨如此而後推究到主持風化者之德其可涯涘乎漢廣江永泝洄贊歎三致意焉

二南兔罝麟趾羔羊甘棠騶虞五篇美男子其餘二十篇皆言婦人豈删詩者專存婦人之詩歟蓋房中之樂為后夫人諷誦故皆言婦人女子而其時男子可知也周南之序大半言后妃而文王可知也漢廣

汝墳序不言后妃蓋化行南國其化溥矣專屬后妃則其義不備明言文王又非箴規后妃之旨故使人自會古序立言不其慎歟

一章人於喬木自無休息意不可休息只形容木之高竦非真欲休息之也不可求亦只形容女子之貞淑非真欲求之而歎其不可也猶云不可以非禮干云爾被化之女豈肯獨游鄭指為衆女最是則朱子所謂端莊靜一者衆女皆然矣昔何以艷冶今何以

貞淑詩人悠然神會而歎之曰誰為為之乎意中想著文王目中却注此江漢低回歎慕無限深情不可泳不可方只是不可測度之意谷風篇就其深矣四語亦為計較量度之喻也

二章凡詩言之子于歸只就現在嫁者言之徒無說他日之于歸者桃夭東山可證也毛公謂與桃夭一例故無傳耳然則此二章言之子者不指游女矣蓋風氣丕變其出游者皆端莊靜一其于歸者皆車馬

親迎眞無一女之不淑前日淫亂之風滌洗殆盡翕然禮義之俗詩人所以再三歎美於文王之化也翹翹高也錯薪衆薪也楚蔞亦薪也蓋無薪不高以興無女不賢故隨手刈其楚刈其蔞而翹翹者如故也亦隨意舉一于歸之女而其賢者依然也或謂楚更高於錯薪然則蔞亦高於錯薪乎

一章言出游之女之守禮也二三章言于歸之女之守禮也于歸者不一故言秣馬駕馬而行也又言秣

駒駕駒而行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按韓詩漢廣說人也何氏楷云亦云守禮之可說耳其論近是薛君章句云游女謂漢神則荒唐矣然其意猶未離乎正也至外傳云孔子適楚處子佩瑱而浣使子貢三挑之侮聖已甚三家之廢豈偶然哉范氏景文曰詩人深知文德則亦賢者也

汝墳道化行也　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疏云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

其靁志遠而義高

安溪詩所愍如調飢者慮其行役之憂虞王室如燬

故也不我遐棄者幸其復歸而歡聚父母孔邇故也

惟能脩方伯之職盡撫慰之道故民既知尊王之義

而又念父母之恩也

朱子以采薪非大夫內子之事故未嘗質言大夫然

君子行役念及王室疏從劉向定為大夫妻良是或曰後世如王良之妻曳柴從田間來命婦采薪無足怪不知南國婦人猶采芣苢以相樂而汝旁大夫妻乃困頓如此乎女子縫裳君子譏之況躬親樵採之事哉

一章君子既歸而追賦其前日未歸之時也或作興體失之矣遵汝伐枚是言君子行役時之景物如此調飢是恐其遐棄故思之如重飢也已隱照起如燬

來非尋常夫婦濶别之思

二章只換肆字乃用一字寫出逾年之隔也遐棄箋作死亡精甚棄即由來無棄之棄深以不至死亡為幸也如但喜其不棄絶我則天下豈有行役而云棄妻者

前此之憂今日之喜俱從下王室如燬來昏亂之朝手足莫措故箕子不免於明夷文王且至於蒙難如後世酷吏得志朝士人人自危每出必與家人訣曰

未知復相見否令以汝旁被化之大夫受役焚炙忠良之亂國思之安得不如調飢一旦復我邦族且喜且驚而後知今日之得免也

三章言君子之勞以王室之如燬也然王室雖則如燬而虐不及於使臣遊子生還二親無恙悲喜交集破涕為歡則入臣膝下之年皆天王優賜之日雖則勞我也不可謂非厚我也尚敢有所懟怨以乖臣子之誼乎蓋其願即寸草春暉之願也而其心即天王

明聖之心也後世遊子之吟拘幽之操一言蔽之矣故曰勉之以正也或言父母不可以言邇邇對遠言身為大夫或經營於境或風議於朝所不能無者然音問常通睽違不遠豈至岵屺之悲乎詩人曰孔邇其用字精矣夫以紂之虐熖而行役之室家猶不敢怨蓋文王之化道薫蒸融溢大行於汝旁之國故被其化者皆以文王事主之心為心也吾於汝墳見文德之至焉

鯉尾赤魴尾白尾白而赬則勞甚矣比以魴魚辛其

漏網來歸耳

汝墳三章章四句

劉向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

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

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

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

君章句王室政教如烈火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

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禄仕外傳亦同後漢書周磐
讀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為親從仕諸儒雖未
盡合詩旨然於父母則皆未嘗指文王也宜集傳
兼存其說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續序雜亂甚矣朱子盡去之以公子為周之公子可
謂木拔道通而首序以為關雎之應何也后妃之德

足為君子配斯時嬪御之屬無一不被后妃之化於是含英毓秀苞孕百男而為之公子者遂究然聖世之祥麟也子復生子太和所鼓一本九族翕然太和而百姓無難故周公編詩以為周南之卒章國史序詩以為關雎之效驗

麟仁獸也故取以為興諸家言信言禮俱不必從葢麟興公子麟之趾興公子振振之德下麟字即指公子而文王后妃致之之意於言外見之此風人之旨

也朱子初說云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較集傳更分曉可以麟興公子亦可以公子比麟振振形容不盡于嗟歎慕無窮

麟王者之瑞獸也千百年而間出非其時不可得而致也詩連說六麟字而以公子公姓公族分屬由親以及疎由疎以及廣殊覺子弟羣從無非異采一似古今驚為奇物大史書為異瑞之麟至周南之世目之所遇無非此物不以為異轉以為常不知其可驚

止知其可愛矣蓋龍之種鳳之雛皆麟之瑞詩人若曰何麟之多也謂區區符瑞陋矣

周公公子也麟也陜以東周公左周南之所以名也名公公族也亦麟也陜以西召公右召南之所以名也周召而下又不知凡幾物滋後大有開必先則令曰含仁履信之祥麟即他年析圭列土之百辟是以武成既告而大封同姓逺過唐虞夏商聖人豈有私意哉蓋此振振者醖釀久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孔叢子曰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歎曰周道成矣黃氏佐云周南詩皆純正體裁畢備此周道之所以成正雅之所由作也故孔子歎之

周南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詩序補義卷一